



中俄文学
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
文库

脑残

〔俄罗斯〕 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著
张晓东 富澜／译

Легкая голов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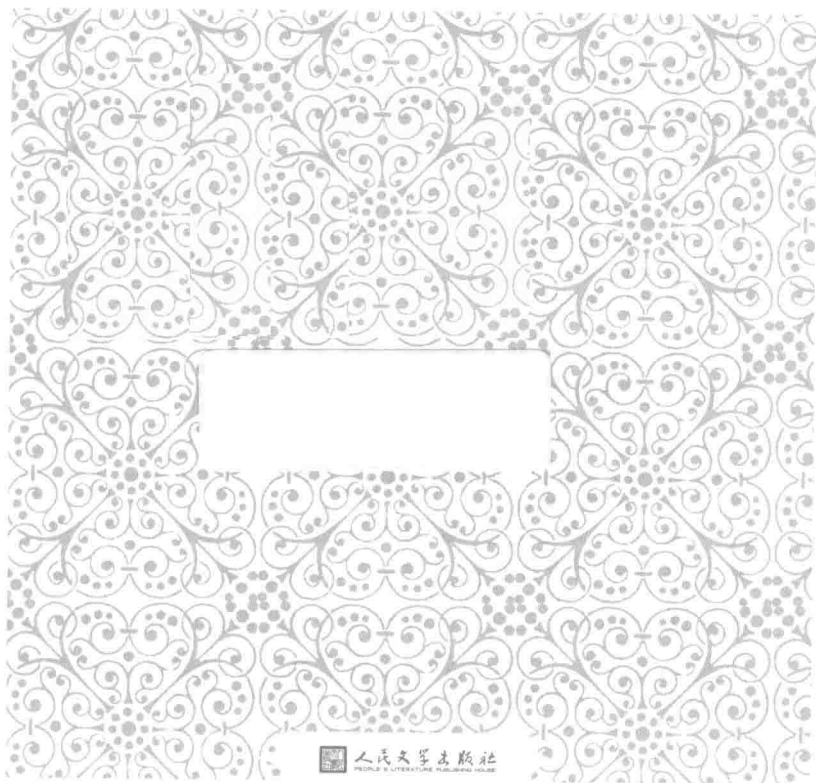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脑残

Леткая голова

〔俄罗斯〕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著

张晓东 富 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641

ОЛЬГА СЛАВНИКОВА

ЛЁГКАЯ ГОЛОВА

© СЛАВНИКОВА О. А.

©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СТРЕЛЬ”,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脑残/(俄罗斯)斯拉夫尼科娃著;张晓东,富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02-010638-7

I. ①脑… II. ①斯… ②张… ③富…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8400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7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页 2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638-7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者前言

“当我为自己斗争的时候——那仅仅是为我一个人吗？”

这是俄罗斯当代文坛领军人物“布克奖”得主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 2011 年新作《脑残》的主人公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所发出的诘问。

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天生没有脑子。某日，“社会调查部”突然找到他，声称由于他的特殊存在，给“因果联系”造成妨碍，从而给人类带来种种灾难。因此，他们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他开枪自杀，并许诺在他死后付给他一大笔钱。他们采取一切克格勃式的手段逼迫他就范，并通过一项名为“脑残”的网络游戏煽动起对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的全民攻势。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想尽一切办法与之周旋应对，从未屈服，可是最后他依然在对手的精心策划下开枪自杀，做了人家要求他做的事。

脑残，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大抵是指由于受某种偏见或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而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的现象，并非指真正的大脑残疾。小说中多次说到马克西姆天生没有脑子或脑子没有分量。其实，抛开作者有意为之的夸张、怪诞的外表，我们看到的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实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普通的，可说是“中不溜儿”的年轻人。他是在苏联解体后长大的“新人类”，没有经历过少先队、青年团、接受苏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在他的心目中，日常的、普通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高于任何

虚幻的、凌驾于人性之上的空洞理念。倒是他那耿介一生的祖父瓦列拉爷爷时不时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的行为。他并不想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他最大的奢望不过是在莫斯科市区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娶妻生子,过正常人的平凡生活。然而在经过了种种周折磨难之后,就在他的愿望似乎已经接近实现的时刻,事态的发展给了他最后的致命一击。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的悲剧结局,使人不禁感叹:在堂而皇之的“共同价值”、理直气壮的“人民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大我”面前,一个渺小卑微的“小我”需要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乃至生命?而强势的权力制造着冷漠、犬儒主义和苟且偷安,恐怕那才是真的“脑残”吧!

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的上一部小说,获“布克奖”的《2017》,是一部带有明显反乌托邦性质的作品。《脑残》延续了这一特质,而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叙述也更加诙谐幽默,令人会心一笑之余,不禁又掩卷深思。

在《脑残》的翻译接近尾声的时候,竟然想起了不久之前读过的《1Q84》。的确,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和村上春树一样,在一面坚硬的高墙与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无疑永远是站在蛋这一边的。

译者

2011年11月7日

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一个开了三年“丰田”轿车的幸福车主兼品种多得吓人的牛奶巧克力品牌经理，驱车前往自己的巧克力公司。他像往常那样，感到自己肩膀上没长头似的。此时这颗脑袋吸着烟，看见一月份黑色的草坪上那座湿漉漉的停车场里有个充气雪人。不过——这颗脑袋是没脑子的。

小时候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问过父母一个傻乎乎的问题：人们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用头脑来思考问题的呢？头上长着一对招风耳，这对耳朵貌似有着飞翔特异功能的父亲准备发一通关于脑半球的论述；妈妈惊恐地摸了摸孩子温热的脑门，看看出了什么毛病，在他的脑子里，像失重的宇航员似的，飘浮着各种想法。

人生而为人的那个“我”正是集中在大脑，高于胳膊、腿以及身体其余任何部分，小叶尔马科夫觉得这是首要的人类之谜。他不喜欢剧烈运动，因为他害怕足球衫脖领和牛仔帽之间吹来奇怪的、虚空的风；他害怕会往那片空间横空掉下一根小树枝，或者飞进一只子弹似的青铜色甲虫。

幼儿园的保育员——只记得她那双冰冷的手和贝母色的小嘴儿，每个月都要给孩子称体重，她告知孩子的父母，虽然这孩子看起来发育正常，却比标准体重轻四公斤。妈妈不明就里，给马克

西姆·T. 叶尔马科夫过量喂食药房里说不清来路的鱼肝油和高热量的烤制食品。结果缺少运动、营养过剩的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长成了一个红脸蛋、双下巴的小伙子。谁都一望而知,得吃得多好才能长成这样的体格。如今这个小伙子已经一百公斤,那不足量的四公斤也不易觉察了。可是,这轻飘的脑袋所依附的沉重肉身却总是感觉到自己肩膀上不够分量。

尽管没有一下子认识到,只有他是没脑子的,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的学习成绩还都是四分和五分,并且他无法理解老师说的那句“记在脑子里”。他所学到的知识——从普希金诗歌到品牌再造规则,很快就告别了他看上去的那个脑壳,自由自在地在周围的世界里遨游——确切地说,是在现实中。世界是一个移动的信息层,知识可以自由获得,就像蜜蜂不知道从哪里采来富有营养的花蜜。有时候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觉得,他可以径直通过空气获得信息,脱离任何书本和网络。

但是,特异禀赋并没有使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成为天才或生活的主宰。他和别人一样,读大学的时候就找了个工作。他很幸运,进了一个运营几种跨国产品的公司。一开始他负责速溶咖啡,据说这种咖啡散发着令人迷醉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散着灰蓝色丝带的形状;此后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的生活重心就完全集中在巧克力上了。方块巧克力,长条牛奶巧克力,夹心巧克力,十五种巧克力糖,白巧克力,充气巧克力——这一切都需要消费者的褒奖,就像战争需要勋章。但实际上这些产品就像添加了肥皂的泥巴,又甜又黏,是梁赞的某个工厂生产的。

那些把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的身材与他的创意拉扯到一块儿的笑话是没有根据的: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从不吃自己的巧克力。但是他成功地把产品变成了和自己一样仪表堂堂的小胖子:体格健壮,脸蛋又红又甜,随着思想和表情的变化,散发着

一 颗粒状的斑点。巧克力所能带来的快感,如上所述,有一种非物质的特性。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是懂得非物质的。他将想象和产品恰当组合,成功地将并不存在的味觉化为视觉。销量上升了。甚至于外号叫“废物”的老怪物,执行官B.B.赫拉姆,铁灰色的头发遮住眼睛,像一卷一卷的电缆,好像造型师打造过的一样,他也不情愿地承认这个巧克力小伙子——他姓什么来着——还是有脑子的。

青春是野心勃勃的。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需要时日来接受自己平凡的人生。他是数以百万计的公司职员国际大军中的一员,随芸芸大众流动的一滴水,要熬过漫长的、就像被粘在胶带上的苍蝇一样的莫斯科大堵车。但是,在他那轻飘的、仿佛没有物理界限的脑袋里,有一个真理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他的事业并不坏,相反的还很好。因为在新时期,在严肃的国际组织捍卫的人权之上,普通个人的权利崛起了。通过大量不同来源的信息,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总结出一个观点,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罗斯两难选择的课题——哪怕世界毁灭,我还是要喝我的茶^①——今天在茶的帮助下,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解决了。选择茶意味着选择了自由——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么做的,重点在于购买花园环线以内的几个平方米。这样有两回他差点被骗去一大笔钱:这是对性格的磨炼。如今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对自己的自由已经有充分准备——这使他区别于上百万祖国同胞们,他们对自由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甚至完全不配自由,就像很多大众传媒所强调的那样。

然而他对灵异事件完全没有准备,这似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丰田”车的信号系统发出咕嘟的声音,同时,他在口袋里来回摸响了两次的手机。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名言。

“马克西克^①！你怎么迟到啦？”电话那头传来顶头上司的女秘书小柳霞^②细声细气的声音，“瓦季姆·瓦季梅奇找你，赶紧！都到处找你了！”

“好，我就去，我马上就去你那儿存大衣。”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嘟哝着，穿上溅着泥点的羊绒大衣，在绵绵冬雨中加快了脚步。

“快！快！快！赶紧到七楼来！”小柳霞尖声尖气地说着，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听到在这个信号之下，手机似乎响起了第二个来电，赶紧挂断了她的电话。

“是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吗？瓦季姆·瓦季梅奇叫你马上去他那儿。”这回是大丽达，赫拉姆本人的女秘书。她的声音像发了高烧一样嘶哑。

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激动起来。不过，这种激动是开心的：一个厚颜无耻的念头一闪而过，即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最要紧的就是想办法挣钱，既然在所有一切中这是他最需要的事情。银行那些万元美金包装得像人生中一块块金砖，甚至在他有点胆怯地捏着手机、走在七楼的复合木地板上的时候，也会浮现在他的脑海。在接待处大丽达迎面站起来，像一座巨塔，看他的那个眼神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她面色苍白，新用硅胶填充的嘴唇，就像两片干瘪无味的鲑鱼肉。她从叶尔马科夫身上扒下那件湿漉漉的旧大衣，不容他喘口气，就把他推进了办公室。

领导坐在自己硕大的沙发上，仿佛感到不自信似的。他的面前坐着两个客人，他们在玻璃桌面上的倒影犹如两个暗礁，暗礁中间是一个闪闪发光、纤尘不染的烟灰缸，像水面上一个硕大的漩涡。

① 马克西克，连同下文中的马克斯、马克夏、马克西姆卡都是马克西姆的爱称。

② 柳德米拉的爱称。

“啊！总算到了！迟到了二十分钟！”赫拉姆用完全不属于他本人的、如同一个善良的小学校长的腔调喊起来，“好吧，没关系。我们年轻的合伙人。”他把头转向来访者，咧开笑着的嘴，拉上了蓝色的门把手。

“早上好。”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打着招呼，暗自思忖道：“不会少于五万美金。”

“那么我可以走了？”赫拉姆询问道，站起身。

“是的，您没事了。”两人当中的一个说道，他在说谁，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不明白。

赫拉姆完全不像平时的作风，他一到能够从自己的办公室溜走，就急匆匆地冲向门口，最后他那老年人的银白色的眼珠还冲着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眨了眨。两位来访者这才转向他们真正想见的人。他俩整个面部，一直到脑门子都毫无血色。坐在左边那位是个不起眼的人，干枯的头发不知怎么剪成一绺一绺的，第二位——根据他俩之间看不见的气场判断，他才应该是第一位即头儿——简直不像是人生出来的，而是用秘方培育并养大的人类胚胎。他的秃头大得不成比例，皮肤细薄如半透明，却看不透里面到底是什么；在不长眉毛的眉弓下面，在深深的雪青色的皮肤褶皱里，燃烧着两团可怕的火焰。

“这个丑八怪。”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想，让自己在椅子上坐得更舒服些。

“早上好，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胚胎说起话来，注视着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肩头上方的某一点，“现在您明白了吗？在这里，我们代表国家。”

两人动作一致地打开了证件。非同一般的尺寸，又大又方，就像最近竞争对手的巧克力。里面的国徽如猛禽一般散发着金色和红色的光，上面坚硬地印着：“俄罗斯联邦。国家社会调查部。”尽管这些文件样子很奇怪，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马上就不知从

哪儿意识到，证件是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比他之前见到的全部行贿受贿更严重。金钱的预感所带来的快乐一下子变得冰凉。“一百万，一百万美元。”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想，搭在肚子上的两手握紧。

“其实我们的事务所的名字有点不一样。”胚胎指出，把证件塞进严严实实的衣服的某处缝隙，那衣服看上去连一粒扣子都没有，“现在请允许我问一下，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您的脑子正常吗？”

在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空荡荡的脑子里好像刮过了一阵小型的飓风，把灰蒙蒙的天花板连同吊灯都砸了过来。“我的两耳之间疼，好像印第安人是这么说的。”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想，大声说道：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自己的脑袋。它有什么问题是我自己的事。”

国家的胚胎交换了一下眼色。“简直是1937年。”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想，他甚至觉得开心，因为在这场老掉牙的游戏里他事先什么都知道，每走一步都是对的。

“好吧，那我们亲自告诉您，”胚胎不动声色地说，跷起二郎腿，露出了样子蠢笨的漆皮鞋，“您的脑袋有点危害到了引力场。因此我们才来找您。”

“您抽烟，”那个不起眼的人递给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一根女士卷烟，“我们知道您抽百乐门，总的来说这里不让抽烟，但跟我们在一起可以。”

烟瘾大发。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很快就索然寡味的“百乐门”。烟雾弥漫了整个脑袋，将其填充圆满，充实而富有实质，在里面愉快地流淌。

“你们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小心翼翼地问，试图更巧妙地跟这两个克格勃把已经开始的交易进

行下去。

“不瞒您说，我们对您相当感兴趣，”胚胎皱着眉头说道，“三言两语：我们的一个部门是研究因果联系的。理论和技术细节我就不说了，我也没那个资格。我能说的只是，这些关联完全是物质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是活体的物质。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比方说，牺牲这个词在语言文化中是没有迷信成分的，只有合乎理智的行为。年复一年，因果论到了一个生长期。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是我们的威胁目标。在他们身上维系着无数重大事件的进程。您就是这样一个目标，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请大度地原谅我们。”

在胚胎胡说八道的时候，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像被催眠了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冰凉的、松松地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它们在桌子上划着弯弯曲曲的射线；歪斜的无名指上的订婚金戒指吸收了阴暗天气的反光，变得好像铁的一样。当然，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不相信许诺，但透过许诺，他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空间变味儿了。“有意思，难道我的巧克力要去竞选总统了？”他想到，小心脏好像被沉重的脚步震得跳个不停。

“你们想给我派什么任务吗？”他大声说，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国家的大头怪又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瞬间互相发了一张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胚胎用干巴巴的声音说，“您必须自杀，往脑袋上开一枪。”

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礼貌地微笑了一下。他强烈地感到浑身不自在，仿佛有人把他当作木笛，演奏着刺耳的旋律。他把香烟碾在烟灰缸里，发出刺耳的声音，袅袅余烟径直扑向不起眼的人那长着一对有洁癖的细长鼻孔的嘴脸。

“如果我拒绝，你们就亲自把我清洗掉？”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喃喃自语，没听见自己说什么。

“不。很遗憾，不会，”这回是不起眼的人在回答，他也用胚胎那样的腔调说话，只不过是另一个声音，“这得是您自身的意愿，并亲自动手才可以。如果我们自己来执行，不仅达不到效果，也会失去必要的机会。”

嘿！窗外突然掉下很大一团雪，在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看来白得这样耀眼，这样炫耀，他长到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落雪呈斜线，忽而加速变成粗直线条，忽而变小，四处飘摇，办公室的塔楼渐渐变白，像是湿漉漉、毛茸茸的毛巾。还有一些压抑的快乐，就好像是浇下一桶冰水。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问道：

“依你们看来，我为什么必须得开枪自杀呢？”

“原因很重要，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胚胎答道，鄙夷地笑着，“没有您的牺牲，请原谅我直言不讳，因果联系将导致一些我们不愿看到的后果。您已经见到了一些端倪：海啸，气候反常。后果难以计数。但是近期它们已经涉及很多个案了。在所有可能性的波谱中实现的就是那些最不好的。你们这里部门领导的秘书柳德米拉·维克多罗夫娜·切巴塔列娃的小儿子有病，先天性心脏病，他就要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招商中心坍塌，死者数以千计；还会爆发严重的石油贸易灾难；高加索会爆发新的战争；大西伯利亚地区中心某地将面临大型恐怖袭击，然后会爆发全球经济危机……”

“停一下，停一下！”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打断了无聊地历数重大灾难的胚胎，“不幸，灾难——这和你们的工作有关？你们跟我说得有意思，说什么你们需要我做牺牲。那现在就请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我？你们得让我明白。”

“您开条件吧。”胚胎冷冷地说道，用那件一直盖到脚面的皱巴巴的外套把自己裹得更紧。

这边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又开心起来。又产生了那种清晰的感觉,好像自己穿越进某部关于1937年的电影,只不过是开头带着长长的广告那一种,而不是火热的革命者对着后继者大喊:“我在党和人民面前是清白的!”“既然他们需要我,就说明这事儿有得钱赚。”他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判断,点着了叼在嘴里颤抖的香烟,宣布道:

“一千万,先生们。”

“成交。”不起眼的人迅速而单调地说,“一千万。您不准备写遗嘱吗?”

“什么遗嘱?为什么?”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惊讶地问,“我可以给你们开票,最好现金交易。”

“很遗憾,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这样不行,”不起眼的人微笑着,仔细看的话,他很像是一个集体农庄会计,“如您所见,我们没法骗您。我们所研究的因果联系现在非常脆弱,我们不能再做对它有害的事。每个因都有果,您只要开了枪,您的继承者是一定会收到款的。可要是如您所说,您就可以抛下我们不管了,到时候您拿上了百万巨款,却拒绝朝自己开枪。或者您索取了预付款,却吃喝玩乐挥霍掉,买上两辆奔驰还想要得更多,让国家负债。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允许发生的,最好就不要开始。负责任地跟您说:您个人是拿不到一个戈比的。那么就安排下让您亲近的人受益。就这么说定了?”

说着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推到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面前,纸上横着一支廉价的、老掉牙的圆珠笔,如同一块咖啡牛奶糖。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迟迟不在白纸上动笔。他试图设想自己的父母突然暴富后的样子。最近他们什么时候打的电话?过年前?父亲总是精神矍铄,喜欢吹牛,在别墅里把兔子养得很肥,口袋里揣上小酒瓶,去参加共产党的聚会。母亲教音乐课,一到晚上就在旧钢琴上弹奏,就像一个洗衣女工忙乱地在洗衣板上搓洗内

衣一样,耸动着肩膀和肩胛骨,在琴键上搓洗着。他们会过上安定富裕的日子,会搬到莫斯科去。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谁呢?最后也不会是玛琳卡。她算是个怎样的近亲呢?她只是有着两条踩着亮闪闪钉靴的长腿和无边的野心。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在她看来没什么前途。其他女人?笑话。每到早上床上只剩下空虚的精神和透支的肉体。对这些看上去让他活得像个人、活得舒适的人们突如其来的复仇感,让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的心里翻江倒海。他们不是人,而是一些无底洞。这个早上顺利地以金钱为诱饵。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让他牺牲的图谋将是白费工夫的。魔鬼一旦要收买你的灵魂,还会让你活上一阵子,而这些人——却不。

“不行,我不同意。”他恶狠狠地拒绝道,把笔和纸推回去,似乎它马上就会画满胖乎乎的、卷曲的花体字似的,“拜托,去抓恐怖分子,或者去盖不会塌的超级市场吧。我得走了,我的工作满满的。”

“从最高意义上来考虑怎样?”不起眼的人突然提高了嗓门,“同样不会白白牺牲,也不会默默无闻。我们有一流编剧。他们打造传奇,塑造民族英雄形象。我们同时在莫斯科和你的家乡给你立碑,愿意吗?”

“我就是不愿意!去找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①吧!”马克西姆·T.叶尔马科夫不假思索地说道,他很开心,因为卫生间、更衣间里的人都听得到,他是怎样对那些能把人吓个半死的国家级怪兽慷慨陈词,“最高意义!你们用这些极权主义的洗涤剂洗自己的屁股吧!我给你们宣传再添加点原材料!像加斯捷洛^②一样直接!要是在那场战争中钱正常用于买军靴,就不会让德国人在

① 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1924—1943),著名的苏联英雄。

② 尼古拉·加斯捷洛(1907—1941),苏联英雄,大尉飞行员,卫国战争中飞机被击中没有选择跳伞,而是驾机冲向德军坦克。

莫斯科兵临城下！”

“很有意思的看法，”胚胎微笑了一下，他头上半透明的疱顿时泛起玫瑰色，“那就这样，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我们的谈话不是最后一次，您自己明白。这样吧，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如果有需要，打电话吧。”

他仿佛是在用镊子一样，用两个指头夹给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一张小方块卡片，上面也印着花楸果叶子一样的双头鹰。“谢尔盖·叶甫盖尼耶维奇·克拉夫措夫，首席专家”几个字样压在两个七位数电话号码上方，前三个数字都是。在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怀疑地翻看着名片时，胚胎斜眼看了下不起眼的人的大袍子，不起眼的人懂了，点点头，把手伸进皱巴巴的、深深的口袋，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家伙，原来这是一把有齿纹的手枪。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颤抖了一下。不起眼的人那个像口袋一样耷拉着的丑脸讪笑着，把手枪向威胁目标的那个方向推了推，他正在警惕地关注着手枪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就像盯着最后一盘轮盘赌。

“这是马卡罗夫式手枪。能装二十发子弹。体面，可靠，简单，”胚胎介绍道，流露出邪恶的神情，这让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拿去，随身带着。相信我，用得着。”

枪显然不是新的。金属枪柄裸露着，锈迹斑斑，就像一个又老又黑的麻脸，弯曲的护圈中的扳机似乎是在手指的多次按压下变得肥大。“这些丑八怪，在这上头节省，”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一边佩服，一边从桌子上拿走这个沉甸甸的礼物，“好吧，虽说这是披着羊皮的狼身上的一撮毛。不错的一个玩具，有意思。”

“我不保证会打电话。先生们，好运。”他大声宣布。

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把马卡罗夫式手枪放进上衣口袋，身上顿时沉重了起来。他一摇一晃地快步向门口走去，能感觉到这个礼物敲打着他的胯部，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的心里充满了恶意。

“马克西姆·捷连季耶维奇！稍等！”在门口胚胎喊住了他。

“什么？”他半转过身。

“您还没有问，所有我们的目标都会问的问题。”胚胎不动声色地说，两条腿交叉着。

“什么问题？”

“威胁目标里面有没有名人，比方说像拉撒路的耶稣那样的。”

“什么？”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声音颤抖地重复了一遍，恨不得随手抓起什么东西扔过去，枪毙掉这两个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赫拉姆办公室里的克格勃密探。

“他——不在此列。对于现代科学现象来说他太不可思议。”胚胎冷静地说道。在飘雪的背景下，他晦暗到几乎看不清，只有他的目光灼灼，燃烧着雪青色的光，犹如深蓝色双筒望远镜的镜片。

好不容易挨过了一日。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消磨着时光，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对早上的来客重新生起恶意。对于用火红的包装纸包装的、易碎的“瓦连京”牌巧克力新品，他没有任何创意；总的说来，他的巧克力全国居民每逢节日都会见到，这突然让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觉得它如同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样腐臭。无论他走到哪里，迎接他的都是遮遮掩掩的、好奇的目光，好像和他拥抱一下就会变性似的。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间接把目光投向小柳霞。以前他从未注意过她，她那苍白的脖子上闪烁着一些像泥点一样的东西。如今他也没看到有啥特别之处：刨花一样的卷发，稀疏的眉毛，戴着眼镜。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小柳霞也就二十出头，可是看起来却有三十多岁。

“马克西克，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听说今天警察局的人来找你了？”小柳霞低声问道，马克西姆·T. 叶尔马科夫不知道为什么、已经第几次走到前台了，“要不，来杯浓咖啡？”